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唐〕文遠記錄 徐琳校注



趙州錄校注

中華書局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 趙州錄校注

〔唐〕文遠 記錄  
徐琳 校注

中華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趙州錄校注/(唐)文遠記錄;徐琳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7.11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ISBN 978-7-101-12469-9

I.趙… II.①文…②徐… III.禪宗-語錄-中國-唐代 IV.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29905 號

責任編輯：鄒旭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 趙州錄校注

[唐]文 遠 記錄

徐 琳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21 1/4 印張 · 2 插頁 · 398 千字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64.00 元

---

ISBN 978-7-101-12469-9

#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編輯緣起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約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中國，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玄學結合起來，有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形成了衆多的宗派，在社會、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响。這時佛教已經中國化，完全具備了中國自己的特點。而且，隨着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宋以後，隨着理學的興起，佛教被宣布為異端而逐漸走向衰微。但是，佛教的部分理論同時也被理學所吸收，構成了理學思想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直到近代，佛教的思想影響還在某些著名思想家的身上時有表現。總之，研究中國歷史和哲學史，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哲學史，佛教是一項重要內容。佛學作為一種宗教哲學，在人類的理論思維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富的知識經驗。因此，應當重視佛學的研究。

佛教典籍有其獨特的術語概念以及細密繁瑣的思辨邏輯，研讀時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難，不少人視為畏途。解放以後，由於國家出版社基本上沒有開展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因此，對於系統地開展佛學研究來說，急需解決基本資料缺乏的問題。目前對佛學有較深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少人年事已

高，如果不抓緊組織他們整理和注釋佛教典籍，將來再開展這項工作就會遇到更多困難，也不利於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長。為此，我們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初步擬訂了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其中，有重要的佛教史籍，有中國佛教幾個主要宗派（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的代表性著作，也有少數與中國佛學淵源關係較深的佛教譯籍。所有項目都要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為底本，經過校勘和標點，整理出一個便於研讀的定本。對於其中的佛教哲學著作，還要在此基礎上，充分吸取現有研究成果，寫出深入淺出、簡明扼要的注釋來。

由於整理注釋中國佛教典籍困難較多，我們又缺乏經驗，因此，懇切希望能夠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六月

# 前言

趙州錄，又稱趙州和尚語錄、趙州禪師語錄，是趙州從諗禪師接引僧徒、傳法弘教時的法語，由其參學門人文遠記錄。徑山藏中存有三卷本趙州和尚語錄，共收趙州禪師化語、詩偈五百二十一則（首），記錄了趙州禪師與師、僧、信徒間的對話。趙州禪師不談玄說妙，亦不行棒呵罵，祇以平常語和本分事解說禪法，啓悟僧徒，形成了「不立一家家譜，獨來獨往」的趙州門風。

## 一、趙州從諗禪師略說

從諗（七七八—八九七），或稱全諗，俗姓郝。因後期久居趙州，故被稱為趙州和尚。曹州（在今山東菏澤）郝鄉人，或云青社緇丘人、青州臨淄人。青社，古代借指青州（在今

山東北部），青社與青州當指一地。張子開先生認為，緇丘蓋即臨淄（<sup>一</sup>）。

宋高僧傳曰，趙州「童稚之歲，孤介弗群，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祖堂集稱趙州於本州龍興寺出家，嵩山琉璃壇受戒。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却稱「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聯燈會要卷十二潭州神鼎鴻諲禪師：「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會破家散宅。』」五燈會元卷十八普賢元素禪師所錄略同。可見趙州在未成年之時業已出家。

南泉普願當時在池州（今安徽省西南部）弘法。趙州「不味經律，遍參叢林」，後隨師行脚至南泉，與南泉的初次見面，便深得其賞識。祖堂集言趙州在嵩山琉璃壇受戒後「一造南泉，更無他往」。宋高僧傳亦言趙州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後聞池陽願禪師道化高妙，「詒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而景德傳燈錄載，趙州在「平常心是道」的對話後，「乃往嵩嶽琉璃壇納戒，却返南泉」。祖庭事苑有類似的記載，趙州「既領旨，却往嵩嶽，請戒而歸」。

據趙州真際禪師行狀（簡稱行狀）載，趙州受戒後，聞受業師在曹州護國院，便歸院省

〔二〕張子開點校趙州錄，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第一九九頁。

觀。此後「自攜瓶錫，遍歷諸方」。年至八十，方住觀音院，因在趙州城東，故又名「東院」，距離舉世聞名的趙州石橋約十里，以此人稱趙州和尚。據行狀記載，趙州「住持枯槁，志效古人」。僧堂前後皆無架，供應齋食，只能旋作旋食。繩床一隻脚斷了，便以薪柴綁縛。有僧徒、檀越要為其製新者，趙州都堅決不許。住持四十年，趙州從未向檀越尋求供養。

趙州於觀音院傳法四十年，將謝世時留遺言命弟子在其死後焚燒屍體，不淘舍利。唐乾寧四年（八九七）十一月十日，趙州端坐而終，年一百二十歲，後謚號「真際大師」。

趙州禪師被視為唐代最偉大的禪師之一，卓然屹立於五家之外。

趙州遍歷諸方，形成了不立一家的參學風格。數十年間參訪了黃檗希運、寶壽沼和尚、鹽官和尚、夾山善會、鴻山靈祐、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藥山惟儼、雲居道膺、茱萸山和尚、臨濟義玄、大慈寰中、百丈懷海、椑樹和尚、道樹和尚、投子大同等禪師，又仰慕寒山、拾得而訪天台山，亦住澧州、五臺山，行脚遍及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河北等省。趙州參訪不拘南北派，不論長幼輩分，常自謂曰：「七歲童兒勝我者，我即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佗。」趙州不拘南北、不問長幼，唯真理是道，祇求證悟，其行腳履跡體現出他不立一家的獨特禪法。

趙州堅持「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追求返觀內省的參悟方式。趙州常借禪宗三祖僧

璨信心銘中的「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來教化接引僧徒，強調心中不生分別念，便可萬慮俱消。任何心念的產生，都將障蔽原本澄明的本心，終究無法徹悟佛法禪旨。當學人問「時人以珍寶爲貴，沙門以何爲貴」時，趙州以「急合取口」作答，「合口」即閉嘴。又有學人問「如何是一切法常住」，趙州回答「今日不答話」。在趙州看來，任何形式的言說都無法真正闡明禪法，唯有閉口沉默，返觀本心，內省自證，才能契悟佛法真理。

趙州創造了一批深邃透徹，閃爍金玉光輝的禪悟語言。趙州在教化僧徒時，強調於平淡樸實中透見真理。看似平易的語言，有不少成爲了後世著名的禪宗公案，爲禪門學人所修習，如「洗鉢盂去」、「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喫茶去」等。這些話語體現出趙州對禪的理解與感悟。如被推爲趙州第一公案的「狗子無佛性」，一日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回答「無」。禪宗向來主張「人人皆有佛性」，趙州的回答看似與禪宗宗風背道而馳，但却體現出他獨特的禪風。趙州以正話反說、意在言外的方式駁斥了當時禪林中迷信經典、拾人之唾的不良習氣，一個「無」字成爲了後代學人參究入門的話頭。

趙州對「平常心是道」的禪門宗風作了進一步闡揚。作爲南泉的弟子，趙州將師父「平常心是道」的宗門主張無限延伸。面對學人關於「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的極則之問，趙州常以「洗鉢盂去」、「喫茶去」等平常語作答，令學人在平常中頓斷理路，止

息妄想。趙州主張參禪不必限於靜坐念經，但在行住坐臥一切時中體會道法，明心見性。洗鉢、喫茶等日常生活皆可閃耀禪的光芒。趙州這種根植現實、不離平常日用的參禪接化方式，更體現出禪家本味，形成了趙州精湛孤峻意蘊深遠的獨特禪風。

趙州繼承了自慧能以來「識心見性，自成佛道」的南宗禪法，拋棄一切外在虛妄，不斷向內心掘發，引導僧徒識自本心，發露真智；踐行「但行直心」、「不著法相」的南宗修證觀，於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中體會禪法的高妙；注重將禪的意味滲入到日用生活中，構成了隨緣任運的參禪態度；重視用蘊含機鋒的「柏樹子」、「洗鉢盂」等話頭啓悟僧徒，形成了生動風趣，獨樹一幟的教化之法。趙州單刀直入、清新明快的禪法路數為後世廣泛接受，對中國禪宗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 二、趙州禪師語錄的流傳、整理情況

今天所能見到的比較完整的趙州禪師語錄，一為古尊宿語錄所錄入者，一為三卷單行本趙州和尚語錄。

古尊宿語錄爲宋代鼓山贊藏主編刻，其流傳頗爲複雜<sup>(一)</sup>。古尊宿語錄初刊時，「趙州諗」被收入卷一。數年後再刊，亦有趙州，並附行狀。

宋咸淳丁卯（一二六七），浙江明州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物初大觀重校改編古尊宿語錄，由覺心居士捐資重刻。物初大觀在重刊古尊宿語序中言「命禪衲精校重楷」，對蹟藏主增補本進行了精校刪潤。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古尊宿語錄殘本，即爲物初大觀重校改編本，亦收趙州禪師語錄三卷。卷上題爲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卷首附趙州禪師行狀，收語錄二百零五則；卷中題爲趙州和尚語錄，收語錄、詩偈二百三十一則（首）；卷下題爲趙州錄，收語錄、詩偈八十五則（首），卷末附趙王與師作真讚及哭趙州和尚二首。卷上和卷下末尾有「廬山栖賢寶覺禪院住持傳法賜紫沙門澄謨重詳定」字樣。

明永樂年間刊行大藏經，即永樂南藏，古尊宿語錄被翻刻增補爲三十七家、四十八卷。其中卷十四、十五收趙州諗禪師語錄。一九九四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第七十七冊所收古尊宿語錄即依南藏本。南藏本古尊宿語錄卷十四無卷題，收錄趙州禪師語錄二百零八則；卷十五題爲趙州諗禪師語錄，收語錄、詩偈二百八十則。

〔二〕詳參張子開趙州錄、趙州從諗研究。

(首)，另附趙王與師作真讚及哭趙州和尚二首。無行狀。

明永樂年間另有官修大藏經永樂北藏，結構分類參照永樂南藏，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明成祖敕命在北京雕造，明正統五年（一四五〇）完成，是現存最完整的一部宮廷版藏經。二〇〇〇年綫裝書局出版永樂北藏，第一九七、一九八冊收錄四十八卷本古尊宿語錄。其中，卷十四、十五收趙州諗禪師語錄。卷十四無卷題，收趙州禪師語錄二百八十則；卷十五題爲趙州諗禪師語錄，收禪師語錄、詩偈二百八十則（首），另附趙王與師作真讚及哭趙州和尚二首。無行狀。

明萬曆年間開刻的徑山藏，又名嘉興藏、楞嚴藏、萬曆藏、方冊藏，創刻於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歷時一百二十九年刊刻完成，先後輾轉五臺山妙德庵、徑山寂照庵、化城寺，最終由嘉興楞嚴寺刻印。其中亦收錄古尊宿語錄，內容和分卷較永樂南藏本略有不同。卷十三趙州真際禪師語錄并行狀卷上，先列行狀，次列語錄二百二十則。卷十四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之餘，輯錄語錄、詩偈二百九十九則（首），卷尾附趙王與師作真贊、哭趙州和尚二首。卷十三、十四末尾，皆有「廬山栖賢寶覺禪院住持傳法賜紫沙門澄謨重詳定」字样，「澄謨重詳定」另換行。日本正續藏經、臺灣佛光大藏經等收入古尊宿語錄，皆依徑山本編排。一九六八年，徑山藏的續藏，又續藏被編入臺灣版中華大藏經第二輯，但遺憾的

是該藏經營運不善，印行期間，幾度停頓，歷經十多年後第二輯才陸續補足。一九八七年四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重印發行了中華大藏經第二輯，命名為明版嘉興大藏經，其中第十冊錄有四十八卷本古尊宿語錄。

徑山藏最顯著的特點是除收錄宋元以來人藏的大小藏經論外，還續收了大批中國歷代高僧的撰述，刊刻至清初又輯錄了大量禪師的機緣、語錄、雜錄、塔銘、行狀等。趙州和尚語錄即被收編其中。明版嘉興大藏經第二十四冊錄有三卷本趙州和尚語錄（以下簡稱三卷本）。卷上卷題之下標有「參學門人文遠記錄」、「輶轡道人大參重校」、「雲門弟子明聲重刻」。卷上收語錄二百零五則，卷中集語錄二百三十則，卷下收語錄、詩偈八十六則（首）。卷首有重刻趙州祖師語錄序，為「傳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雲門顯聖寺住持散木圓澄撰」，又附趙王與師作真讚、哭趙州和尚二首及助刻姓氏名單。卷尾附趙州真際禪師行狀。

古尊宿語錄版本繁多，以下將各本所收趙州真際禪師語錄與三卷本作以比較。

覺心居士捐資重刻古尊宿語錄，其中收錄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以下簡稱覺心本），與三卷本內容及編排較其他各本最為接近，皆分上、中、下三卷。卷上二百零五則皆一一對應；卷中自二〇六至四三五則完全重合對應；覺心本卷中最末多出十二時歌一則；卷下

三卷本自四三六至五一六則與覺心本四三七至五一七則一一對應，三卷本將十二時歌置於第五一七則，此後自五一八至五一一則又完全對應。

徑山藏所錄古尊宿語錄，其中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以下簡稱徑山本）被置於第十三、十四卷。與三卷本內容大致相當，而無圓澄序和助刻姓氏；體例略有不同，三卷本分上、中、下三卷，徑山本分兩卷；編排也略有不同，三卷本卷上第一則至二〇五則、卷中第二〇七至二二一則相當於徑山本第十三卷，三卷本卷中第二〇六則被置於徑山本第十四卷卷首，三卷本卷中第二二二至四三五則、卷下第四三六至五二一則相當於徑山本第十四卷。其中三卷本卷中第三二八則、三二九則徑山本合爲一則，語句略有簡省，三卷本卷下第四六五則徑山本未收。

永樂南藏所錄古尊宿語錄，其中趙州諗禪師語錄（以下簡稱南藏本）被置於第十四、十五卷。與三卷本差別較大。南藏本收錄趙州禪師化語四百八十八則。三卷本卷上第一則至第二〇五則、卷中第二〇七則至二二二則相當於南藏本第十四卷，其中三卷本卷上第一、三、四、四六、五三、五六、七五、一五五、一七九、一九三、一九四則及卷中第二一九則南藏本未出，合二百零八則；三卷本卷中第二三三至四三五則及卷下第四三六至五一二一則相當於南藏本第十五卷，其中三卷本卷中第二〇六則被南藏本卷十五作爲首則語

錄，此外三卷本卷中第三三一九、三三九、三五六、三九三、四〇八、四二九則及卷下第四三六、四三八、四四一、四四二、四六〇、四六六、四六七、四六八、四六九、四七〇、四七一、四七三、四九八、五〇七、五一二則南藏本未出，合二百八十則。北藏本古尊宿語錄所收趙州諗禪師語錄（以下簡稱北藏本）在內容、結構及編排上完全依照南藏本，卷目、收錄語錄、詩偈條目、排列順序與南藏本無異。

選擇徑山藏所收三卷本趙州和尚語錄為底本，是依據了張子開先生的研究成果。張先生認為，趙州錄最初為文遠所錄的「實錄」或「行錄」，後在此基礎上又刊刻有五代宋初的澄謨詳定本（三卷本）。徑山藏中所收的三卷本趙州和尚語錄直接據澄謨詳定本刊刻而成。

贊藏主初編和增補古尊宿語錄時也依據澄謨詳定本錄入趙州語錄，但對部分內容進行了增刪和選編。宋咸淳丁卯（一二六七），浙江明州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物初大觀重校改編古尊宿語錄，覺心居士捐資重刻。物初大觀重刊古尊宿語序言：「異時有贊藏主者，旁蒐廣採，僅得南泉而下二十二家示衆機語。厥後又得雲門、真淨、佛眼、佛照等數家，總曰古尊宿語。——非止乎此也，據其所搜採而言爾。……覺心居士……謂贊所編古尊宿語刊於閩中，而板亦漫矣，兩浙叢林得之惟艱。勇捐己資，鋟梓流通。命禪衲精校

重楷，不鄙索序。」依序所言，物初大觀重刊古尊宿語錄當對其內容進行了精校刪潤。

後出的南藏、北藏本古尊宿語錄（統稱永樂本）在贊藏主增補本的基礎上刊刻而成，卷八有物初大觀序，表明其與覺心居士捐刻本一脉相承，當然與澄謨詳定本已有諸多不同。

更晚出的徑山本古尊宿語錄與永樂本一脉相承，卷首亦有物初大觀重刊古尊宿語序。卷十三、十四之後有「廬山栖賢寶覺禪院住持傳法賜紫沙門澄謨重詳定」字樣，表明徑山本在延續永樂本的同時又參考了三卷本的內容，與澄謨詳定本有源流關係，但由於其晚出，又受永樂本影響，其內容及編排當與澄謨詳定本有別。

從來源上看，徑山藏所收三卷本趙州和尚語錄最能體現趙州錄的原始面貌；從內容上看，該本較其他版本所收化語為最多；從體例上看，該本將序、助刻姓氏及詩贊等置於正文之前，行狀附於卷末，每則化語皆另提行編排，段落分明，而其他版本則或無行狀，或無卷題，各則化語間極少提行排列，行文編排不盡合理。

除此，五代至宋出現的禪宗語錄亦收錄了諸多趙州禪師化語，且部分未被錄入後出的徑山本、南藏本、北藏本古尊宿語錄及三卷本趙州和尚語錄。

(一)晚唐五代靜筠二禪師編著的祖堂集卷十八錄趙州和尚本傳，其中所收禪師化

語有十六則未見於徑山本、南藏本、北藏本及單行三卷本；又卷六投子和尚收錄二則趙州禪師與投子和尚的對話；卷十四杉山和尚收錄一則；卷十六南泉和尚收錄四則。

(二)宋真宗年間釋道原所撰景德傳燈錄卷十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另收趙州禪師語錄八則；卷五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另收一則；卷八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另錄二則；卷十日子和尚、卷十二鎮州寶壽沼和尚、卷二十六明州布袋和尚各另收錄一則。

(三)南宋悟明編著的聯燈會要卷六錄趙州觀音從諗禪師，另收趙州禪師化語六則；卷四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卷十二潭州神鼎鴻諲禪師、卷十四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卷二十一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卷二十九亡名尊宿各另收趙州禪師化語一則。

(四)南宋普濟五燈會元卷四趙州從諗禪師另收「婆子請轉藏經問」、「問僧看經事」、「問古佛心」、「問不遷義」、「問毗盧師」五則化語。

(五)古尊宿語錄其他卷目亦收錄部分趙州禪師機語。卷十六雲門匡真禪師廣錄錄「密嚴意旨」及「如何是妙峰頂」二則；卷二十四潭州神鼎山第一代諲禪師語錄錄「黑豆未生芽」一則；卷三十一舒州龍門佛眼和尚小參語錄錄「十二時中」一則；卷四十六滁州琊琊山覺和尚語錄收「趙州聞俗行者」一則。

(六)此外，林間錄、碧巖錄、續古尊宿語要、禪林僧寶傳、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宏智禪